# 共产党人的正气歌

徐 鲁

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,如大河奔流,浩浩荡荡,波澜壮阔;一百年来,伟大的共产党人正直、廉洁、无私无畏和艰苦朴素的清白家风,言传身教,代代传承,有如春夜细雨,润物无声。

《正气歌:百年党史家风故事》是我应天津新蕾出版社邀约,为青少年们撰写的一套讲述百年党史人物家风传承的故事集,分为《共产党先驱者的家风故事》《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故事》《革命先烈的家风故事》和《新中国英模人物的家风故事》四个篇章,即四个分册。目前已经出版了后两个分册。

“共产党先驱者”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义或逝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。他们大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,或是党的创始人,或为工人、农民、青年、妇女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,如李大钊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恽代英、陈潭秋、瞿秋白、方志敏等。这些先驱者和播火者,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新中国开国元勋一道,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群体。“革命先烈”是指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,为了建立新中国而上下求索、奋战不止,在新中国诞生前舍生取义、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、战斗英雄们,如夏明翰、陈觉、赵云霄、杨靖宇、赵一曼、江竹筠、王朴、董存瑞等。“新中国英模人物”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,在各行各业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,为共和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英模人物,包括劳动模范、时代楷模、人民科学家、最美奋斗者、共和国英雄等,如李四光、钱学森、甘祖昌和龚全珍、谷文昌及史英萍、焦裕禄、王进喜、张富清、黄旭华、杨善洲、钟南山、黄大年等。

一百年来,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,尤其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,老一辈革命家和仁人志士,对党的事业全力以赴,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,对祖国无限热爱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;一代代优秀的中华儿女,出生入死、前仆后继。在他们身上,体现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坚忍不拔、奋发图强,虽然历尽磨难,却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、不断浴火重生的伟大精神和宝贵品质。这些崇高的情怀和宝贵品质,也体现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家教和家风之中。党史百年家风,是一笔宝贵和永恒的精神遗产,也是对今天的少年儿童进行爱党、爱国教育最生动、最鲜活的“教材”。从这些质朴动人的家风故事里,不难品读出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来优良的传统美德,感受到我们今天正在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许多宝贵的、值得一代代薪火相传的懿德清风。可以说,党史人物的红色家风,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重体现。

好家风是永恒的,自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润物无声的传承力量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好家风永流传”。

李葆华是党的创始人和先驱者之一李大钊的儿子,十几岁时就在父亲的教育和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后,李葆华无论身居多高的要职,总是跟自己的父亲一样,清廉简朴、两袖清风,克勤克俭地为党、为国家工作,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有人去过他家,看到他家里使用的全是老旧的家具,没有一只真皮沙发,全是“人造革”的椅子,客厅里的旧沙发,一坐下去就是一个“坑”。他家住的房子,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简陋建筑。按照他的级别,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为他换一套稍微好一点的住房,他却连忙阻拦说:“住习惯了,年纪也大了,不用调了。”

李宏塔是李葆华的儿子,长大后又继续传承着祖父和父亲清正简朴的好家风。当年,李大钊就义时,留给家里的“遗产”仅有一块大洋,因为没钱安葬,最后是向公众募集来一点安葬费,才让李先生入土为安的。李葆华去世后,有人也问过李宏塔:“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?”李宏塔如实相告说:“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。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足够了。”李大钊的另一个孙子李建生也这样回忆过:“父辈们在世的时候,曾反复强调:‘李大钊是党的资源,不能用于谋取私利。’我爷爷的感人事迹不仅是人生记录,更是后代的一面镜子,他的革命精神以及高尚的人格风范,将一代代地传承下去。”

革命先烈、抗日英雄杨靖宇,原名马尚德,他的后代都按家族本来的姓氏,姓马。马家后代们都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,虽然他们个个都知道,自己的祖父或外祖父是一位国家和民族英雄,但他们从小都牢记着朴素、清正和严格的家风,从上学到工作,从没对周围的人炫耀过他们是杨靖宇的后代。“爷爷的功绩是我们的骄傲,但不是我们的。我们只有在岗位上好好工作,多为人民服务,才对得起爷爷。”杨靖宇孙辈的心思皆是如此。2016年12月12日,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,杨靖宇的孙子马继志代表全家去北京领奖。说起他们的家风时,马继志捧出一个包着一块桦树皮的红包裹说:“母亲生前总是拿着桦树皮教导我们,咱是抗日英雄后代,不能向组织提要求,要低调做人,工作勤奋,不给先辈抹黑。”

这块桦树皮是马家的“传家宝”。那是在1958年2月23日,一个大雪飘飞的日子,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、儿媳方绣云,默默呼唤着父亲的名字,来到了吉林。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,他们看到了父亲牺牲时背靠的那棵粗壮、挺拔的松树,远处的山头上还有日军留下的碉堡。那天,夫妇俩在父亲战斗牺牲的地方,轻轻地捡起了一块桦树皮,仔细地包好,带回了老家,放在家里一个柜子里,永久地收藏了起来。后来,方绣云每次被附近学校请去给孩子们讲故事时,都会小心翼翼地带上这块桦树皮给孩子们看看,好让他们懂得应该怎样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甘祖昌是江西省莲花县人,也是新中国的一位开国少将。上个世纪50年代,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,从北京回到老家莲花县沿背村当了农民,被人们称为“打赤脚的将军”。甘祖昌有个孙子名叫甘军,19岁参军入伍,21岁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,24岁转业回到家乡的工商部门工作。无论是在部队里,还是转业到地方的普通工作岗位上,甘军一直把爷爷是新中国开国将军这个秘密深深埋在心底,踏踏实实在基层一干就是十几年,还主动要求到地处偏远、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。一直到2010年12月中旬,甘军的一位领导接到上面的一个电话,特邀甘军参加甘祖昌将军塑像落成仪式,大家这才知道,甘军是老将军的嫡孙。这个秘密被甘军隐藏了十几年。甘军在谈起一直坚守的这个“秘密”时,这样说道:“我很平凡,爷爷教育我,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坚守信念,而不是对组织有所要求。在我心中,爷爷就是一盏明亮的灯。”

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好家风,就像一盏盏最明亮的灯,像一颗颗闪亮的初心,在不同的年代里,照亮了远山,照亮了江河,照亮了曲折而坚实的“来时路”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来的伟大征程,追寻爱国先辈们经历的血与火的岁月,我们更应该以史为鉴,铭记国家和民族历史上的耻辱和悲伤,牢记先辈们为之奋斗、为之流血牺牲的初心、理想和信念,继承先辈们那种“家国同构”、忠贞报国的家国情怀和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崇高品德。我们更应该自强不息,奋发图强,去实现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。而且,今天的青少年读者重温这些清正、朴素和温暖的、光华熠熠的家风故事,还能受到中华民族血浓于水、亘古不变的珍贵亲情和优良美德的熏陶与滋养。

那么,如何讲述这些润物无声、而又气贯长虹的家风故事,我也曾几度思量,数次“改弦更张”,最终确定了用一种平实、朴素和清丽的语言来讲述。这些家风故事本身,已经具有足够的真诚与感人的力量,无需任何华丽的辞藻和花哨的渲染。相反,如果语言和文风过于轻佻和夸张,不仅难以匹配这些质朴、温暖的家风故事,更有可能伤害到它们的真实性和质朴性,所以,我在叙写这些故事时,尽量做到文笔平实、清亮,娓娓道来,如话家常。我相信,只要叙述得当,“文学性”和“教育性”也自在其中,少年朋友们也可以更准确、更清晰地去感受和理解这些珍贵的家风之美。

沽上丛话

“天津郡新而地古”(清吴廷华《津门杂事诗序》)。天津的美术历史也颇为悠久。早在距今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,即有绘画出现。夏末至商周时期出现了彩绘和浮雕刻绘艺术。汉魏时期,在今天天津的蓟州等地区已出现了绘画名家。之后唐代及至元代,亦有著名的书画大家。明清时期,天津经济发展迅速,人口剧增,商贾云集。特别是漕运和盐业的发达,富商构建私家园林,大江南北文化交流,更是促进了天津书画艺术的繁盛。自清代早期至近现代,天津不仅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书画家,也产生了书画艺术理论的著作,出现了专讲书画的诗歌和文章。

《书法偶集》便是成书于清乾隆时期天津的一部书学著作。金钺《屏庐丛刻》第五册中录《书法偶集》,该书底本借自朋友张寿的手录本。张寿题跋:“书内有乾隆三年所记一条,有朱印一方,文曰七秩老人,以时考之当生于康熙初年。”《书法偶集》为笔记体,凡一百八条,原书“重复讹脱,未经编订”。张寿手录时,曾“删其重复,正其讹脱,得九十六条”。金钺整理时,又删去二十三条,保存七十三条。保留下来的内容,“或采旧说,或抒己见,皆精要。可传先生书迹”。

津人谈书论画(一)

## 《书法偶集》里的书法审美观

章用秀

《书法偶集》有作者对前世书家的评论,如“苏东坡书是学王僧虔,而历代评者谓学徐季海,正不知季海乃僧虔衣钵耳”“褚遂良书字裹金生,行闲玉润”“颜鲁公碑书如其人,所谓骨气刚劲,如端人正士,凛不可犯也”。由诸多评论中可见,陈玠在书道上,推崇晋唐之风韵。

作者精通书法,书中多阐述个人书学见解,如:“书画一致也,于纯熟中露生辣,缜密处见萧疏,此事极难要。当参悟于虚灵之际,一旦自得不待言传。”“字与画各有门庭,字可生,画不可不熟。字从熟后生,画从熟外熟。”“分闲布白,指实掌虚,此书法入门。但布匀不必于匀耳,握笔入节乃大忌也。”这些作书的见解,反映了陈玠书法的审美观,对习书者多有裨益。书中还记录了天津书友的一些见解,如“张石松云:琴三日不弹手生荆棘,书法亦然”。

《书法偶集》的作者陈玠,字实人,晚号石汀散人,又号拙诚老人,天津人。岁贡生。史称为人尊敬兄长,治家以礼,虽盛暑,见人必着装整齐。与同乡先辈李友太等相交游,以善书法著称,亦善写诗,每自书其诗,人并重之。陈玠书法师陈奕禧,善行草。《津门诗钞》说:“石汀老人学书,得之陈香泉太守奕禧,与之神肖。”又说:“石汀老人与李大拙处士、龙山人东溟、梁崇此洪、黄公吉谦,如竹林之游,风期清尚,绝弄时流。”李大拙、龙震、梁洪、黄谦等书家、诗人比陈玠年长,他与这些人当为忘年交。

值得一提的是陈玠的老师陈奕禧。此人生于1648年,卒于1709年,字子文,一字谦六,号香泉,清浙江海宁人。岁贡生。由山西安邑丞,入为户部郎中。少善诗,尤工书法。曾居天津查氏水西庄中。时安岐家藏孙过庭《书谱》真迹,断烂不经,陈奕禧取旧拓本临摹补足,并以楷书释文。一起刻于石上,甚为书法家所珍视。后出知贵州石阡府,改江西南安知府,死于官。著有《金石遗文录》《予宁堂帖》《皋兰载笔》《益州于役记》《春霭堂集》《虞州集》等。陈奕禧书艺以晋人为根本。由于书外功夫深厚,其作品书卷气息较浓。因受当时书风的影响,字面多在董(其昌)、赵(孟頫)之间,个别用笔处亦不难看出“二王”遗风。曾见其七言绝句轴,整个作品行笔不疾不徐,潇洒自如,字距、行距虽疏朗宽绰,然起笔收笔均注意气韵贯通。线条以圆润为主,偶有方笔,以补妩媚有余。结体灵秀沉稳,线条的表现形式与作品的文字内容配合默契,融为一体。陈玠的《书法偶集》的理念与陈奕禧的艺术审美观是相通的。

# 我的四位“良师”

张金刚

已记不清曾有多少老师教诲我成长,可每每忆起,四位“良师”便清晰地在脑际闪回,依然如昨。

小学时,年轻漂亮的小万老师,接替如期退休的“老夫子”,进驻那个破落的小山村。那间颓圮的土坯教室,顿时被小万老师与孩子们相互应和的笑声、歌声、读声书,驱散死气沉沉,焕发勃勃生气。特别是她那口标准、清脆的普通话,令我们这些满口方言土语的孩子们着实着迷。耳濡目染,我也模仿着一点点从拗口到流畅,从害羞到放开,说得像模像样。正是受小万老师的影响,求学十二年,顺利通过师范专业普通话测试,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走上了讲台。

当时小万老师未结婚,却将三十几个学生视为己出:帮在校午饭的孩子馏馒头、烧开水;帮不讲卫生的孩子洗头发、剪指甲。最令我难堪与难忘的是,一次玩劈叉,裤子绷裆。在老师办公室,我背身脱下裤子,盖上被褥;看她扯出针线,细细缝好,低头咬断线头。那一刻好想哭,以至于在课堂上曾脱口将“老师”喊成了“娘”,同学哄笑一团,我自尴尬万分,却铭记一生。

初三时,杜校长教我们数学、体育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风火火、疾步如飞,脾气古怪、变化无常,让全校师生琢磨不透、怕而远之,搞得校园氛围紧张严肃、节奏加快。学生的不满与厌恶,终于在一次体育课上爆发:将仅有的几枚铅球藏了起来。杜校长大发雷霆,急躁之下竟然脏字乱蹦;挨个问话调查到半夜,无果而终。这校长,有点……但倒也率真!

可杜校长的数学课,我们很是喜欢。他总能将复杂如麻的难题,一丝丝理顺,化繁为简,将扣解开;且过程干净、利落,幽默、风趣。一堂课听下来,酣畅淋漓。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画圆技巧:不用圆规,扯一线绳,拴上粉笔;摁住一头作圆心,速划一周成正圆;还有“弹指神功”:中指拇指搭圈,不偏不倚将粉笔头弹至调皮学生脑门;攥拳,然后食、中、无名、小,四指次第、轮番弹击桌面。说句由衷的话:这校长,真有“才”!让我受益匪浅。

师范学校求学时,遭遇了颇具传奇色彩的“政教老太”李主任。说她传奇,不仅因为她为了钟爱的教育事业,终生未嫁;更因为她雷厉风行、以严著称的管理方法,通过记花名册,几乎能见面直呼全校学生姓名的超强记忆力。令许多抽烟、打架、谈恋爱、翻墙头的乖张者不敢造次。

最令男生头疼的是,她随时可能出现在男生宿舍。为正校风,她曾在夏天晚熄灯前,公然厉喝那些盆泼冲凉、楼道乱窜的“全裸哥”,惊讶、羞愧之后,此风竟也有所收敛。为查早操,她曾揭开被子,曝光那些蜷缩其中、佯装起床的“潜伏哥”,不得不乖乖穿衣登鞋逃出被窝。胆小的我,也因“怕”学会了自律!

在教师岗位教学数年,一次公开招考,我进了教育局,竟看到了早进局办公室几年的我的小学、初中老师陈老师。我激动不已,握住他的手说:“我是沿着老师的路子在进步。”陈老师拍拍我的肩说:“好好干!”可复杂的人际、陌生的工作、迷茫的未来,很快让我志气大减,一时没了方向。

找陈老师交心,谈到最后,我将意欲辞职的想法吐了出来。一向了解我的陈老师,并未惊讶,而是耐心讲述了自己在单位从什么都不懂到独当一面的经历。临了说:“试过才会知道行不行。挺过一个月,再提出辞职不迟!”事实上,一个月、数个月过去,我再没想过辞职的事儿,因为我已熟悉、胜任,并成了陈老师的得力助手。

一次春节联谊会,我饱含深情地送了首《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》给敬爱的陈老师。借着微醺的酒意,我向陈老师道出了珍藏心底的感谢:“您一句‘挺过一个月’,让我超越了自己。您的鼓励如劲风,吹走阴霾,催我长大,成了您。”陈老师眼含热泪,送了一句:“你会比我走得更远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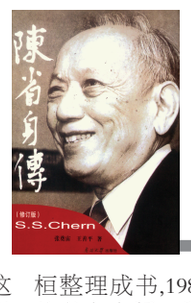
的确,接下来的路,我走得很扎实。虽谈不上成功,自己倒也满意。如今,每每与陈老师偶有邂逅,我都会感谢陈老师的理解与鼓励。同时,也会想起在我生命中印象深刻的另外三位恩师,想起小万老师的启蒙与慈爱,想起杜校长的火爆与魅力,想起李主任的强悍与可爱。

感恩,致敬,我的四位“良师”!

生机盎然(中国画) 冯玉冰

满庭芳 第四九一八期

## 50 推动全国数学水准提高



# 陈省身传

张奠宙 王善平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3. 陈省身留学项目。1984年,北京大学数学系开始负责操作教育部与美国数学会合作的“陈省身项目”。该项目由陈省身负责联系,每年选送20名数学系的学生到美国留学。陈省身自己说,“我对这个项目不是很积极。如果教育部的蒋南翔部长要我做这件事,我可以做,但是我希望他们学成后回来。”这批中国青年陆续在数学上取得成就,少数人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他们在总体上的成功,使得中国人的数学才能再次受到国际数学界的关注。用陈省身的话来说,“中国人的数学才能不需要讨论”。不出所料,他们中的相当大部分留在了美国。但是,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人才回到中国。例如,陈省身项目中有一个学生后来回到了南开:扶磊,他是美国赖斯大学的博士,专长代数几何。

4. 开设现代微分几何课程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国内的微分几何课程多半都停留在经典的、局部的水平。许多大学的数学系,对于整体微分几何可以说是一片空白。于是,1980年4月28日至6月13日,陈省身在北京大学开设“微分几何”的研究生课程,前后共7周。听讲者来自全国各地,需要做习题,参加结业考试。这是一次现代微分几何的大普及。从此以后,至少在硕士研究生课程中,都有“流形”“联络”“纤维丛”等基本内容。这次讲课的内容后来由陈维桓整理成书,1983年以《微分几何讲义》的书名出版。陈省身以《微分几何的过去与未来》的文章作为该书的代序。其中提到:“未来数学研究的对象,必然是流形。”

以上叙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陈省身为中国数学事业所做的一些事情。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担任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所长。1985年陈省身就任南开数学所所长之后,在中国的时间更多了。通过南开数学所的学术年活动,更大地推动了全国数学水准的提高。

1985年3月,中国数学会设立“陈省身数学奖”,其宗旨是奖励在中国本土工作的年轻数学家,每两年颁发一次。

捐助设立“陈省身数学奖”的是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刘永龄先生。刘先生当年踏上香港土地的时候,口袋里只剩下15美元。以后凭借天时地利,加上个人的奋斗,建立了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。总部位于香港,以卓越的产品质量和完美的机电产品占有市场,公司共有7500名职工和不同生产线上的专家。刘先生曾经和杨振宁合作设立过“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”。刘永龄和陈省身并不认识。

## 82 “拾粪老头”

# 歌唱祖国王莘传

王斌 杜仲华

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这一招果然灵验,闹得“造反派”都烦了,心虚了,便向全国发布“通缉令”。有意思的是,王斌“大串联”到海南岛,居然也发现了父亲的“通缉令”,不禁笑出声来:你们这帮蠢货,就是跑遍天涯海角,也难寻父亲的踪影!

王莘在宁河朋友家过起了“隐居”生活,并取了个新名字“贾大爷”。这是他继上海莘庄之后,第二次隐姓埋名了。所不同的是,他始终坚信:在我们国家,动荡是暂时的,一定会有云开日出、拨乱反正的一天!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,他在农村仍豪情不减,笔耕不辍,创作了不少新歌,如《毛主席,我们心中的太阳》(乔羽作词)、《手捧芒果向太阳》、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》等。

在宁河,“贾大爷”是以养病名义投亲靠友的,无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;而他也“入乡随俗”,很快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,经常挎一个柳条筐,拿一只铁耙子,在乡间的小路上拾粪。

俗话说,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距离王莘隐居地不远,有个张子铺,张子铺小学有个音乐老师,名唤石瑞生,河北人,自幼喜好音乐,毕业于河北艺术师范学院,因家庭出身不好,被发配到芦台一中任教;后又被再度发配到了张子铺小学。石瑞生多才多艺,尤擅作曲,已有多首歌曲在报纸和电台发表,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他听说邻村有个拾粪的老头“贾大爷”,从天津来的,平时也不打扮,胡子拉碴的,还教乡亲们演唱《歌唱祖国》。不禁心生疑惑:此人莫非就是《歌唱祖国》的作者王莘?

为了一探究竟,一天,他骑上一辆破自行车,颠颠簸簸上了通往邻村的乡间小路。骑着骑着,忽见对面走过一个人来,定睛一看,正是他要找的拾粪老头!他赶忙下车打招呼:“请问,您就是贾大爷吧?”王莘闻听一怔:这荒郊野地里,怎么会有认识我的人?便答:“是我。请问你是?”“我叫石瑞生,是张子铺小学音乐老师。”“哦,听名字有点熟……”“让您见笑了,我写过几首歌,在电台播过。”“对了嘛,我听过,写得不错。”“过奖了!听说您在村子里教唱过《歌唱祖国》,您认识这首歌的作者王莘吗?”这一问,弄得王莘好不尴尬。说不认识吧,岂非睁着眼睛说瞎话;说认识吧,就会暴露了身份。他这一踟蹰,便露出了马脚。“这么说,您就是王莘了!”王莘只好点点头,看看前后左右无人,便对石瑞生道:“千万给我保密呀!”石瑞生扑哧乐了:这不是天上掉下个“贾大爷”吗!如蒙不弃,以后我就给您当学生了!

## 60 事出蹊跷

# 盐民游击队

(下部)

崔椿蕃 遗著

严志诚走进后殿,迎面是一个大佛龛,里面有一尊泥像,从窗户和门口射进来的月光,能看得见佛龛里由于庙宇年久失修,缺少香火,使得“壁画”模糊了、塑像残缺了,更觉得奇形怪状。在这后殿的地上,坐着二十多个人,有盐民游击队队员,也有三水镇的工人,正谈论着三水镇今天发生的三件事。

第一件事,今天早晨工人们还没有下坨地,有的还在济公祠门前吃豆腐脑、喝丸子汤,从街口突然来了一伙子人,约有二十多位,为首的正是张伯符,田儿也跟在他的身后。张伯符光着膀子,一件白小褂不是穿在身上,而是斜肩带背地捆着,两条袄袖在胸前结了个麻花扣,肩上扛着一口铡草的铡刀,好像是要跟谁拼命似的。街上的人见了,都不由得愣住了,这是干什么?找人打架去吗?

来到济公祠门前,张伯符停住脚步,“咣当”一声,将铡刀放在了脚下,他一手叉腰,一手扶着铡刀,眼睛往人群里扫着,脸上带着一股傲气。他骂了一句“奶奶的”,猛地将手一提,“刷”的一声,铡刀张开,那雪亮的刀锋烁烁放光,使人不寒而栗。张伯符站在那里,大声地喊道:“搭什么马架子,用机器装船,干啥使?这不明明是要坑害咱们干活儿的吗?姓苗的那个管事的,搭这马架子就有他,他算哪路工人,还要组织工会,我们工人不答应!”跟在张伯符身后的田儿等人跟着喊:“不答应!不答应!”张伯符把手一摆,田儿等人停止了呼喊。他又接着说:“我告诉你们,把眼睛睁开,在工会选举上要看准了人,别把坑害咱们的人选上!谁要想扭着干,别怪我不讲义气,我可要跟他白刀子进去、红刀子出来……”张伯符扛着铡刀,领着那二十多个人,把济公祠周围这三四趟街全走了一遍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今天中午,从清水河大铁桥上开来一辆美国吉普车,进了三水镇口的大石桥,绕过储存食盐的大坨地,一直开到了娘娘宫门前。娘娘宫门前有几个孩子在玩耍,瞧见这辆吉普车,都放下手里的玩具好奇地望着。吉普车开到孩子们玩耍的地方,突然停住,从车里扔出一把漂亮的水果糖,撒落在孩子们面前。车门一开,从车上走下两个美国兵,手里仍然举着糖,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着:“顶好!顶好!”这些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,看到两个“嗷嗷”叫着奔过来的美国兵,真是吓坏了,一个个扭头便跑。这两个美国兵一见孩子们跑了,回身上了吉普车,油门一踩,掉转车头朝孩子们追了过去。哎呀!一个孩子被碾在车下,其他的孩子四散跑开,美国兵喊着:“顶好!顶好!”开着吉普车走远了。

第三件事是在今天下午,当坨地工人收工时,凡30岁以下的工人,都被召集到三官庙大院里,就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放过,说是能干活儿赚钱的就算壮丁……